

6-2012

投石問路：工人文學獎期許的未來

Chun Ho T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杜振豪 (2012)。投石問路：工人文學獎期許的未來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29。檢自：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29/iss1/6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投石問路——工人文學獎期許的未來 杜振豪

「工人」一詞曾經在我上學時代是無限神聖的詞語，他在政治課本上代表了統治階級。但自從我踏上工作崗位，才徹底明白「工人」是被管理者，是工作最苦、工資最少、地位最低的代名詞。如今的工人只能埋頭苦幹，沒有話語權，工人上班只能和勞動機器為舞，在宿舍只能和床板被褥為舞。

——陳喚軍《第五屆工人文學獎得獎感言》，2011年2月

八十年代初創辦的工人文學獎，當時籌委會念茲在茲的，是藝術被商業資本和精英文化所壟斷。因此，工人文學獎的意義就是要打破「文學高不可攀」的神話，「鼓勵被壓迫者去講自己的說話」。天地轉，光陰迫，時間一晃三十年。今天，資本的影響力繼續伸延，滲透在文化的方方面面，高雅文學與社會弱勢相濡以沫，工人話語接近湮沒。去年工人文學獎重辦，這塊擲去的石頭，將指向怎樣的未來？

工人身份的政治性

顧名思義，工人文學獎與一般文學獎的最大分別，就是強調工人身份。為甚麼要強調工人身份？簡單的回答是，主流文化不關心工人生活，尤其是低層工人的生活，結果就是工人的處境被剔除出大眾的視野之外，同時工人之間沒有媒介交流生活經驗，無法建立身份認同，因此也難以積聚集體力量改變自身處境。

眾所周知，地產商在香港的影響力無遠弗屆，無論是飲食、住屋、運輸、通訊、零售，各種行業皆被地產財團所壟斷。即使不屬地產商的行業，也往往受制於地產商操控的昂貴租金，處身這種經濟結構，小市民都可說均是或直接或間接為地產商打工。要打破這種經濟不平等的情況，無論是各行各業的工人，抑或沒有保障的散工或自由職業者，還是失業工人、退休工人、無薪工人（如家庭主婦），必須聯合起來反抗。

可是，今天我們有多少勞動者還會認同自己為工人階級？除了清潔、建築、裝修等少數行業，現在大部份勞動者的流行稱呼已變成「僱員」。與此同時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等辭彙也在主流話語中完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「中產階級」，為了掩飾中層勞工的無產化趨勢，甚至出現所謂「低收入中產」的怪胎。

工人身份的失落，所丟失的不只是稱呼，更是工人身份背後的階級對立想像。「工人」一詞本身擁有豐富的歷史涵義和政治色彩，馬克思認為工人是革命的主體，是改變社會的核心力量。基層或貧苦大眾，在概念上可以與資本家和平共存，工人階級在概念上卻是被資產階級剝削的一方，必然處於資產階級的對立面。強調工人身份的意義，在於重提工人的政治性，重提被壓迫的共同處境，呼召失落了的工人主體。

文化領導權的爭奪

強調階級對立，或許會令人產生「文學為政治服務」的憂慮，畢竟過去某些強調文藝戰線的政權，曾帶來太多歷史的傷痕。然而，如果我們認同意識形態總是無處不在，幻想文學可以超脫於政治其實也是不切實際。何況，政權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，並非必須以政治方式限制表達自由，還可透過資本的力量從事滲透和收編。

工人文學獎主張的不是狹隘的「文學為政治服務」立場，而是強調文學必然存在的政治性，正如復辦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的〈願景〉所指：「工人文學獎並非直接服務於工人運動，文學創作本身鼓勵觀察、反省、表達自我和世界的關係，已有自我實現和改變社會想像的價值。然而，我們相信工人文學獎可以發揮的影響，長遠必然有利於推動工人運動，為追求平等公義的社會盡一分力。」

深刻的工人文學，不會停留於以教條的方式反映社會矛盾，而是可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的複雜性，反省自我與他人的關係，更新觀看世界的方式，體察微小事物和審視整體社會脈絡，對於權力的操作更加敏感。這種結合政治的文學觀，可以有三層意義：第一，被壓迫者講述自己的聲音，獲得充權和自我實現；第二，被壓迫者的生活經驗和獨特視角，在特定階層中分享和交流，慢慢融匯成集體的世界觀和身份認同；第三，工人文學作為一種工人階級話語，進入公共場域，與主流話語對話、協商、競爭，爭奪文化領導權。

文化領導權的爭奪非朝夕可至，工人文學的發展未許樂觀，此刻奢談願景或許過於空想。工人文學獎的困難，來自於它的尖銳和不合時宜，但筆者相信，這恰恰是它的價值所在。作為一塊石頭，工人文學獎未必能擲向正確的道路，不過無論成敗，都是對當前的階級社會，一次意義深遠的試探。

註：第六屆工人文學獎現已開始招稿，本屆的宣傳口號是「工人佔領文學」。一些朋友擔心「佔領」帶來的想像過於霸道，希望本文可作為本屆口號的註腳。